

可凡老师,常被我们称呼为“师爷”——来自他在影视剧中塑造的精彩“师爷”形象。无论如何称呼他,他总是会用一串“哈哈”大笑来回应,时而还补充一个卖萌的图片。

说到卖萌斗图,曹可凡是把好手,不晓得他手机存储了多少好玩的动图,总是能第一时间抛出来一个非常符合聊天情境的动图。我印象最深的图是,一个胳膊胖得像莲藕的小男孩,双手把一块板上举上头顶,板上摆放着12畅销冷饮(是的,我用手指点着图数了,的确是12款),每每看到他以这张图来结束一场聊天对话,总是在内心赞叹一声,“可凡老师真是可爱啊。”

我认识几位喜欢发图片表情包的人,多是德高望重的文化人,出现在电视画面里的时侯,也多稳重端庄,但在私下里,无论是线下还是线上聊天,都给人一种“嘤嘤”的热闹感,而且总是愿意以自己的一句话或一个表情来结束聊天,据说这样的人,通常内心热情善良厚道,而且待人得体。据多年观察,曹可凡无疑是这批队伍中的佼佼者,每次我试

图以自己的礼貌来完成一次聊天,但最后画上圆满句号的,总是他。

我这些年,努力学习“温良恭俭让”,所以对身上具有这种品质的朋友格外尊重,日常工作与交流,也愿意与这样的朋友走得

曹可凡的温良与底气

韩浩月

更亲近一些,时间久了,果然是有效果的,所谓“近朱者赤”。得承认,在与可凡老师打交道的几年时间里,也默默地从他身上学习良多。他是主持人,也时常现身影视圈,多家著名报纸的副刊版面,他的大名也常印在上面。能够横跨多个圈,正是他身上的“温良恭俭让”品质,使得合作者们都视他为值得尊重的合作对象。在朋友圈里,有好几次刷到他以前采访王朔的视频片段,王朔在别的主持人面前,多是个性张扬,唯一一次表现出“有话好好说”的样子,是在“可凡倾听”当中,由此可见,曹可凡的气场是可以让人安静下来的。

除了上述优点,可凡老师还是个细心的人。我

有出版的书,给他寄去,他收到后,会第一时间告知,并且在他常用的拍书的场景(花园、走廊、书房)选其一,拍出一幅感觉很棒的晒书图。对于赠书,他是真读,读完也会给出一些反馈与建议,带着浓厚的

情谊。想到一本小书会占用他那么多时间,后来再有新书出版,就干脆不给他寄了,哈哈,想必像他这样敦厚且智慧的人,不会在意我的这点小心思。

曹可凡是我见过的情绪最稳定的人,当然,这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职业要求,作为出镜率很高的主持人,必须在任何状况下,都要保证情绪的稳定,才能使得活动流程得以顺畅地进行。

直到有一天,他发来微信,主动地表达了自己的不安,这是罕见的事情。他告诉我,自己在外地的酒店,因疫情原因被隔离了,感觉到情绪上有一些不对劲,他这么说的时侯,恰好,我也处在被隔离的状况下,于是两个人

相互鼓励了一番,最终以“哈哈”大笑一场的方式,结束了这番对话——笑的原因是,他在被隔离期间,写作灵感爆发,十来天时间里,写了五六万字,可算是写过瘾了。

记得第一次见曹可凡,大概是2016年,在一次聚会上,他翩然而至,在一个空的座位随意坐下,好像早已熟识,只是短暂离席了一下,又返回来的样子。后来,我们每次聚会,都是欢声笑语,声浪似要掀翻屋顶,可凡老师兴致颇高,除了跟大家一样频繁举杯之外,也兴高采烈地聊点八卦,但人群当中,他还是有些不一样的。不久之后,在读完他写作的家族史著作《蠢园惊梦》,便明白了那一点点不一样来自哪里,他系出名门,又是名嘴,所以,无论多么开怀,总还是要收着一点的。

2017年2月17日,胡雪桦导演的电影《上海王》全国公映,曹可凡在片中饰演“师爷”一角,我们在北京国贸万达影院集体观影以示庆祝。五年过去,回想起看片的那个夜晚,依然能记得他在大银幕上的形象,细腻生动,老练准确,有令人倒吸一口凉气的观感——之所以产生这么戏剧性的观感,原因很简单,入戏之后的曹可凡所呈现出来的角色,原来是可以让人忘掉他的主持人身份的。

胡雪桦导演在一篇文章中讲述了邀请曹可凡出演《上海王》的故事:曹可凡是胡导第一位定下来的演员,但到开拍时却遭到投资方的反对,反对的理由有两个,一是绍兴师爷一般都是瘦子,曹可凡偏胖;二是他是主持人,观众会出戏。

对此,胡雪桦导演的反驳是:“我请可凡演这个角色,绝非出于私人关系,而是他符合我脑子里的‘师爷’角色。这个角色横跨清朝民国,几代‘上海王’在变,‘师爷’的位置却从没变过,他的身上折射出时代变迁的鲜明痕迹。



花香之味,并非丝丝缕缕地飘扬,而是飘泼碗倒地冲向空间,使人有窒息之感,久闻则头昏矣。即使真能驱蚊,使人性命交关,亦未可取也。若养花者爱之,可置于室外。特别是,肺部不健康者,尤需谨慎之。老人小孩,更须远离。夜来香,毒花也,希养花者,慎而待之。

夜采香花

寒思漫

似高粱穗状,大小相等。穗蕊似若干蛆密集而组成,每只蛆就是一个花朵。偌大花穗,一串悬挂于枝上,其枝够累也哉。每天晚上,花放之时,

夏笛皆长

(插画) 吕殿下



顾名思义,夜来香者,至夜香也。因花开放,在天黑时。花之香也,到处皆是,非奥妙也。听知者言,花香有毒。虽能驱蚊,性命交关,不可取也。一盆夜来香花,一平方米之地不够安放。枝条长约三四尺,且向四周伸展。满枝条上,挂满繁簇花穗,枝条被压坠地。穗

电视连续剧《梦华录》对宋代历史文化还是下了点功夫的。其第二十七集表现陈廉爱上了葛招娣,买了个少年形象偶人赠送,以求求爱心迹;三十五集,池衙内追求赵盼儿,赵奔到街边货郎担那里买了一个姑娘形象偶人,送给池,以表示婉拒。两人送出的偶人,在宋代叫“磨合乐”。

“磨合乐”之名,是为梵文音译,来自印度,本是佛教中的神名,释迦牟尼之子,佛教天龙八部之一。因为传自西域,故有多种写法,“磨合罗”“么合罗”“摩喝乐”“摩娑乐孩儿”等,在宋金元时代,它已演变为一种儿童玩具,原有的宗教气息已淡释。两宋笔记《东京梦华录》《梦粱录》中都有记载,大同小异,前者卷八“七夕”条记得更为详细:“七月七夕,潘楼街东宋门外瓦子、州西梁门外瓦子、北门外、南朱雀门内外及马行街内,皆卖磨合乐,乃小塑土偶耳。悉以雕木彩装座座,或用红纱碧笼,或饰以金珠牙翠,有一对值数千者……又小儿须买新荷叶执之,盖效颦磨合乐……贵家多结彩楼于庭,谓之‘乞巧楼’。铺陈磨合乐、花瓜、酒炙、笔砚、针线,或儿童裁诗,女郎呈巧,焚香列拜,谓之‘乞巧’,妇女望月穿针。”这段文字的最后,还有一行小字注曰:“‘磨合乐’,本佛经‘摩娑罗’,今通俗而书之。”可见《梦华录》剧采用的是通俗之名。

潘楼街是北宋东京一条繁华的街,赵盼儿与池衙内的饮酒划拳高谈大笑,估计就在这样的街上,故衙内情绪一高怂恿盼儿做自己女朋友时,盼儿一阵急行,就能在路边货郎担上买到磨合乐。是个女形磨合乐,池衙内拿在手上,看了一眼:“她长这样,哪有你好看!”他有点失望,当然他明白了赵盼儿的言外之意:她心里依然放不下顾千帆。而陈廉送了个男磨合乐给招弟,招弟开心得抿嘴而笑。接着招弟狠心的娘来寻女儿,陈廉不知情,还给指路带路,让招弟怒不可

遏,顺手把寄托着陈廉初恋的磨合乐给砸碎了,陈廉伤心不已,说这磨合乐是他找了三个地方才买到的,怎么说砸就砸了呢?可见磨合乐也不是想买就都能买到的,寻寻觅觅花间时间,砸碎只需一瞬间,爱情不也是这样吗?

《东京梦华录》里介绍的五个磨合乐购买地,其中“马行街”正是赵盼儿三姐妹开茶馆“半遮面”的那条街。电视剧中的地名路名能在古代笔记中找到出处,大概也是众观众喜欢此剧的一个原因。

宋代磨合乐都塑得很好看,以至于“磨合乐”后来成了赞人美貌可爱的比喻。关汉卿剧作《诈妮子调风月》中,有“哥哥外名,燕燕也记得真,唤做磨合罗小舍人”之曲词;郅延玉《布袋和尚忍字记》中,则有“花朵儿浑家不打紧,有磨合罗般一双男女”的表白。前者的“磨合罗”已是雅号,后者的用法,与“花朵儿”并列,是一种比喻,形容自己一对儿女的可人。元代还有以磨合乐贯穿始终的杂剧《张孔目智勘魔合罗》,剧中男主有一段描摹歌颂磨合乐的《滚绣球》曲:“我与你曲弯弯画翠眉,宽绰绰穿绛衣,明晃晃凤冠霞帔,妆严得你这样何为?你若是到七月七,那期间乞巧的,将你做一家儿燕喜;你可便显神通,百事依随……”画两条弯弯的眉,穿一件宽宽的衣,甚至头顶明亮晶莹的凤冠霞帔,《梦华录》两番出现的磨合乐可没那么高级漂亮,甚至摄影师都没给一个特写。这说明,《梦华录》做了磨合乐的文章,但没做足。

其实磨合乐作为七夕节祭拜的对偶神,少年儿童纷纷举着买来的新荷叶模仿磨合乐的姿态等史料记载,还有许多是可供当代IP利用的。眼下,今年七夕已至,或许电视剧《梦华录》热,还能带起一波七夕玩具磨合乐热?

吾将拭目以待。

故事性与演员的表演魅力,成功地超越了可能具有争议的部分。记得当年曹可凡饰演村田的片段还曾在社交媒体上过热搜,被不少网友传播、讨论,这一角色也成为他饰演的诸多影视形象当中,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之一。

“从《金陵十三钗》里的孟先生到《老中医》里的吴雪初,直至《老酒馆》里的村田,已初尝角色的创造快乐。主持人或许只能展示本真的自我,表演却可借助于角色,走过与现实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——表演的魅力或许就在于此。”在这段曹可凡有关表演的阐述当中,有一个不可忽视的说法,即“创造角色的快乐”,他之所以乐于在银幕和荧屏上现身,我的感觉是,他有挣脱的欲望——挣脱于主持人的身份限定,跃出“曹可凡”这个标签的束缚,在他塑造的角色中,他体会到了另外的与他人人生经历与生命体验完全不同的感受,这可能会让他产生一种“上瘾感”。而对于从事创作的人来说,这种“上瘾感”太重要了,如果没有这种感觉存在,创作的乐趣将会失去良多。

我对曹可凡了解得并不多,很难完整地写出他来,但他自身的丰富以及给人留下的信任感,却是能直观感受到的。这样一位文人气质浓郁的传媒与影视圈人物,的确值得更多地接触,更多地去了解他的故事。

这需要有一个有文化素质的演员,才能体现出上海滩的那种特殊味道。可凡身上有,那是老上海散发出的年代感,是家族对他潜移默化影响,是线装书和西方文化对他的熏陶,以及与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的交往和采访也不知不觉地感染了他。”

胡雪桦导演的眼光是具有穿透性的,他的判断与观点也是对的,说出了曹可凡可以横跨多界的内在原因。一个对家族文化、祖辈传统铭记在心的人,一位喜欢读书与写作并重视思考与表达的人,他所做的功课,还有内心的修炼,外界是可能看不到的,但体现在形象与气质上,却也是无法掩饰

的。可能有人只看到了曹可凡的活跃,却没有注意到他在内功与细节上的用心,而能够支撑他在多个舞台上展示自我的底气,则来自他永远在汨汨流淌、不会枯竭的丰富内心。

2018年,刘江导演、获奖无数的电视剧《老酒馆》中,曹可凡出任一位名叫村田的日本酒客,虽是配角,但村田的戏份不少,给了曹可凡一个更大的表演发挥空间。怎么塑造这个日本农民,对导演和演员来说,都有不小的困难,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招惹部分观众不快,但编导对于角色的高明定位,以及演员出色的演绎,使得人物身上的

扬起头,捕捉异性气息。

真不知道那时的嗅觉怎么那么敏感。哪家在烧什么菜:那是红烧河蚌、那是面兜蟹、一清二楚;甚至连阿囡哥田里的菜瓜儿成熟都嗅得出。饥饿催生了发达的嗅觉系统。于是忍不住去偷几个吃吃。等太阳下山收工,还有很长一段时呢!那年头,午后总会一场大雨,闪电过后雷声隆隆,于是大气中有股子特殊的味道,像刚剥开的皮蛋。后来看《十万个为什么》才知道,那是臭氧味。打雷多,臭氧丰富,那年的晚稻一定大丰收。在闪电的轰影雷声的碾压中,我们的眼前出现高得像金字塔般的谷堆。久而久之,竟觉得那臭氧是甜的。

队长的哨子响了,我们又下田了。田畝还是那样滚

臂弯看远天,呆想:将来年复一年,这样劳累怎吃得消?管他的!只要现在凉爽便罢。孩提时所以快乐,就是不长记性。心永远向着未来。坐在穀树荫下,风打远处来,越过十里平芜,树荫就那么神奇,即便再热,风经它过滤

风从草甸子来

汤朔梅

就是凉爽。风也许热得吃不消,也到树荫下歇个脚。它们一波波过来,衣服上的汗水显影出盐花。那风有些咸涩,那一定是海上来的。再细细品咂竟能分辨出:那是刚开镰的稻根清香;那是舂稻烘烘的乳香;那是刚拔起来稻秧的污泥夹杂着水味。小湖里牛打着响鼻,有一股反刍味;那是浓烈的羊臊气,塘坡上,一只骚头羊正

编者按:大自然的气息,纯粹悠长,如同一幅画,花草、树木、阳光、大海乃至不同的季节、不同的人发出的声响都能让人感受到不同的气息,大自然的气息讲述着不同的故事。人们把大自然的各种声音称为“天籁”。那原野上飘来的各种味道,该怎么称呼呢?“兼味”?“天厨”?细想也不对,那只是饕餐、功利有关。暑热肆虐,我从乡场上过。当一阵清风,带来了桃树叶、青草香,还有尘土气、水气味时,忽然冒出这个念头。我不知道对乡村气味的敏感,是不是从草甸子开始的。当年,酷暑正是收割的季节。从十岁开始,我就插秧、割稻,以至于刚成人就挑担。劳累自不待言,就秧田里的水滚烫,田畆上的茅针扎脚,就够你受的。那是无可奈何的事

情,要挣工分、打粮。其间最惬意的,要数躺在草甸子上吃烟了。我老家将劳作间短暂的歇息称作“吃烟”。草甸子的田大多在草甸子边上。草甸子有点像湿地,梅雨季节到处是水洼,蛙们在对歌。可枯水的盛夏,却长满杂草,中间有个不大的湖泊。稍稍高出的土坡上有一棵疯疯的穀树。羊漫放在草坡上,牛在小湖泊里消暑。午半,人们正大汗淋漓地面朝黄土背朝天干着活。泽蛙在提醒,吃烟的哨声响了。大人们忙着偷空割草、薅柴,我们几个半大孩子总奔向穀树下,抢占最阴凉的存在。有些年纪的,则草丛里一躺,草帽盖在脸上打盹。丫们窃窃着细语或斗草。我们不是衔一根草茎坐着,就是枕着

十日谈

大自然的气息

责编:王瑜明